

(日) 梦枕獯

著

徐秀娥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妖猫传

3

沙门空海·大唐鬼宴

# 妖猫传

3

(日) 沙门空海·大唐鬼宴  
梦枕貊 ○ 著 徐秀娥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猫传:沙门空海.3/(日)梦枕獯著;徐秀娥  
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9  
ISBN 978-7-5502-9062-4

I. ①妖… II. ①梦…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1235号

Shamon Kūkai Tō no Kuni nite Oni to Utage su-Maki no 3  
Copyright © 2004 by Baku Yumemaku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Tokuma Shoten Co.,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Office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6-7668

本译稿由远流出版公司授权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简体字版本。

妖猫传:沙门空海.3

作者:(日)梦枕獯

译者:徐秀娥

责任编辑:高霁月 徐秀琴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5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75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062-4

定价:36.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 主要登场人物

### 德宗—顺宗时代（七八〇—一八〇五年）

空海：为求密宗大法而入唐的年轻日本修行僧。

橘逸势：以遣唐使身份赴长安的日本儒生，空海的好友。

丹翁：道士。经常出没于空海四周，并给予意见。

刘云樵：金吾卫卫士，家中出现妖猫，妻子为妖所夺。

徐文强：骊山下的农民，因在棉花田里听到谜般的细语，而引发怪异事件。

张彦高：金吾卫卫士，徐文强的好友。

大猴：出生于天竺的巨汉，空海的用人。

玉莲：胡玉楼的妓女。

丽香：雅风楼的妓女。

马哈缅甸：波斯商人。多丽丝纳、都露顺谷丽、谷丽缇肯三姐妹的父亲。

惠果：青龙寺老师父。

凤鸣：青龙寺僧人，来自吐蕃。

安萨宝：祇教寺住持。

白居易：白居易，大诗人，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为题材，写下

名诗《长恨歌》。

王叔文：顺宗朝宰相。

柳宗元：王叔文的同党，中唐之代表文人。

韩愈：柳宗元同僚，亦为中唐之代表文人。

子英：柳宗元属下。

赤：柳宗元属下。

周明德：方士，督鲁治手下。

督鲁治：来自波斯的咒师。

#### 玄宗时代（七一二—七五六年）

安倍仲麻吕：玄宗时入唐的日本儒生，一生都在唐国度过。汉名为“晁衡”。

李白：唐朝代表诗人，曾得玄宗宠爱后又失势。

玄宗：大唐皇帝，宠爱杨贵妃。

杨贵妃：玄宗爱妃。集玄宗宠爱于一身，因安禄山之乱而死于非命。

高力士：玄宗朝之宦官。

黄鹤：胡人道士。杨贵妃临刑时，提出不同处理建议。

丹龙：黄鹤的弟子。

白龙：黄鹤的弟子。

不空：密宗僧。

# 目 录

主要登场人物	I
第二十三章 神秘牡丹	1
第二十四章 第二封信	13
第二十五章 惠果	29
第二十六章 咒法官	69
第二十七章 胡术	115
第二十八章 蛊毒之犬	147
第二十九章 咒术大战	170
第三十章 幻法大日如来	184
第三十一章 胡神	205
第三十二章 高力士	227

## 第二十三章 神秘牡丹

### 【一】

此处是空海的房间——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是在红牡丹花朵之中。

更精确地说，是在丹翁的魔术境界。

空海安坐在房子一般巨大的牡丹花瓣上。

橘逸势与他并坐在树状般的黄色花蕊旁，对面是丹翁。

此刻，空海刚读完安倍仲麻吕寄给李白的一封信，一个很长的故事。

空海一边细看用倭文写的信，一边口译成唐语念了出来。从头开始，他就如此一路念了下来。

这是描述玄宗皇帝和杨贵妃之间的奇幻故事。

逸势不发一语，丹翁也沉默着，仰头落座。

“丹翁大师，你在哭吗？”空海问。

俄顷间……

四周的红彩已然褪下，回过神后定睛一看，此处已是空海的房间。

灯火摇曳，座上三人中央，飘落一朵残梦般孤零零的红牡丹。

昂首仰天的丹翁垂下头来，用右手指尖擦拭眼角。

“不，它让我想起了怀念的往事。”丹翁抬头。

“丹翁大师，晁衡大人信中出现的丹龙莫非指的是你？”空海问道。

“正是。”

“那，信中所写全是事实？”

“嗯。”丹翁点点头，低声自语，“我全然不知道晁衡大人留下了这样一封信……”

写着信文的书卷，仍握在空海手里。

“丹翁大人，这封信的内容你全都知道吗？”

“是的。所有写到的、没写到的，我全都知道……”

“你指的是，同时行踪不明的丹龙、白龙、贵妃，随后也消失行迹的黄鹤去向，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吗——”

“没错。”

“为何你们全都失踪了？”

面对空海的提问，丹翁沉默不语。

“丹翁大师——”空海再问。丹翁望了空海一眼，说道：

“空海啊，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们？”

“是的。”

“到底谁跟谁呢？”

“是在下丹翁和白龙、黄鹤道士和贵妃，或者再加上玄宗皇帝、高力士的名字。如果再说下去，还有青龙寺……”

“什么？”



“因为这封信，我终于完全懂了。这全是五十年前的如梦往事。而且还在持续着。只能说，当时我们所造的因，也终于到了我们不得不收割的时候了。唉，实在是……”丹翁叹息般吐出这些话，唇角浮出微笑，又说：

“空海啊，无论经过几年、几十年，人终究无法逃离自己曾做过的事……”

“……”

“数十年来，也可以说，我一直在逃避这件事，结果，终究还是躲不开它的牵绊……”丹翁仿佛吞下凝结的苦涩说道。

“白龙啊，你终于决心让这场梦结束了……”不是对空海，也不是对逸势，丹翁继续自言自语道。

“梦？”

“那是遥远的梦哪。”

丹翁仰天喃喃自语，视线又移至空海身上。

“刚刚你提到白龙这名字——”

“空海，那并非公事，而是私事——”

“丹翁大师，那晚在徐文强棉花田遇见的人影，可是你相熟之人？”

“嗯。”

“那也是私事吗？”

“是的。空海啊，为了回报你帮我念出这封信，我愿意说说那件事。”

“那件事？”

“有关棉花田出土的兵俑。”

“丹翁大师说过，曾经掩埋那些兵俑？”

“正是。”

“那一大批的陶俑？”

“不。”丹翁静静地摇摇头，“我是说，那几尊出土的兵俑。这些俑，原先并非埋藏在那儿。事实上，是我们仿造的。”

“什么——”

“空海，你仔细听好……”

说毕，丹翁开始叙述出土兵俑的来龙去脉。

## 【二】

秋天的旷野。

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秋草。

三名男子边走边拨开秋草。

一位是五十出头的男子，头发乌黑，双眸却是黑里带灰的淡色，鼻梁高挺。

其他两位是少年。

十二岁到十四岁的少年。

五十出头的男子，身着道袍，走在前头。

道士模样的男子，带着两名少年走在路上。

这个男人，正是黄鹤。

两名少年则是丹龙和白龙。

两人原来另有其名，只是道士为他们取名丹龙、白龙。

有几处地方，细高的菅芒丛生，一旦钻进去，几乎不见人影，只能看到摇曳的银色穗秆。

他们拨开芒草前行，速度始终不变。

径自往前走。

开始起风了。

此刻太阳正往中天移升，秋草仍留存着残余朝露。

行进间，衣袖、衣角都被露水濡湿，显得有些沉重。

然而，风吹过来，袖口鼓胀，水汽便蒸发到空中去了。

白龙和丹龙两位少年，各自肩上扛着一把锹。

前行的方向，往右手边看，便可望见骊山陵。

也就是秦始皇的陵墓。

风一吹起，野草便随之摇动。

除了这三人，四野香无人迹。

男子的发梢、身上的衣袖也像杂草般随风飘摇。

“再往前走一些就到了。”走在前头的黄鹤简短地喃喃自语。

“你们察觉了吗？”黄鹤接着问身后两人。

“多少吧……”

“是会令脖子竖起汗毛的那种感觉吗？”白龙和丹龙两位少年问道。

“原来你们也察觉了！”黄鹤满足地点点头，再自言自语低声说道：

“这地方被下了巨大的咒。”

黄鹤一边走一边深呼吸，环视着四周。

“这附近全被下了咒。怎么样，感觉到那股巨大力量了吗？”黄鹤

发出感叹声：

“注意听好，除了我，谁也不知道这事。这秘密绝对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

丹龙和白龙连连点头。

“我发现这事已经十五年了。这咒，原本是对秦始皇骊山陵施法的。始皇帝大概是想利用这咒来守护自己的亡灵。那些活人，似乎也是为了这咒而陪葬的……”

黄鹤走着走着，话也多了起来。

“十年前我便打算利用这咒。所以在此处埋下某物，今天我们就是为了挖掘它而来的。”

三人在风中前进。

“好，就在这附近。”黄鹤停下脚步，闭目凝神。

他口中念着咒语，一边在草丛中屈膝蹲身、右掌抵地。

“噢，这里，就是这里！”

黄鹤站了起来，从头上拔下一根毛发。

嘴唇衔着毛发一端，再屈膝。

这回双掌着地、向前下腰，让口中所衔的毛发另一端触地。

接着，闭上双眼，念起了咒语。

他念的不是大唐咒语。

听来似乎是异国之咒。

过了一会儿，他的双眼慢慢睁开，起身吐出衔在口中的毛发。

“错不了。舌尖麻辣的，一定已触及地咒。”

黄鹤望向白龙和丹龙说：

“从这里挖吧！”

白龙和丹龙不发一语，默默地开始挖掘。黄鹤却躺卧在草丛里，仰头眺望着天空的云朵。

“白龙、丹龙，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法术，去撼动这个国家……”

黄鹤偶尔朝着天空自言自语。

有时候口中含嚼着草枝，仰望晴空，吐出草来，喃喃自语：

“说到咒，女人的美，也是一种咒。而且不仅让男人心动，甚至可以倾国……”

挖掘途中，一度停下来吃饭。

食毕，丹龙和白龙立刻继续挖掘。

黄鹤有时会探身观望越挖越深的地洞，吩咐两人：

“还得再宽一点儿，因为还要挖深。”

“一个挖，另一个把土清出洞外。”

不久，吩咐变成叮咛。

“快到了，慢慢来，小心下锹，可别弄坏了地下埋藏的东西。”

此时，太阳即将西沉。

不一会儿工夫，丹龙手上的锹触碰到某种坚硬物体。

不是石头。

“是那个，就是那个。”

黄鹤起身探看地洞。

终于，从洞里挖出四尊人身大小的陶俑。它们全是披戴甲胄的男子。

四尊之外，周围还埋着相同的俑。

“不，那些是真的。不用挖——”

黄鹤要两人停止挖掘。

“惊奇吧？”

在洞穴上方的黄鹤，朝着洞里两人这般说道。

“这附近地下埋有相同的东西，有七千多尊。我无意间经过这里，感到地气紊乱而试着查探，才发现有这样的陶俑埋在这里——”

黄鹤的声音响亮地回荡在洞里。

“那四尊俑必须带出来。不过，别担心，你们不用做什么了，出来吧！”黄鹤说道。

白龙和丹龙爬出洞外。黄鹤站在洞边，一面往下注视那躺在洞里的四尊陶俑，一面双手结印开始念咒。

“敬告天地之神，我系琐罗亚斯德<sup>1</sup>之后。凭阿胡拉·马兹达与《神灵书》下令。阿塔尔、米斯拉、巫路斯拉迦那、马菲啊！感应我愿，成就艾霞，发出神力。赐予我等国土之子生命……”随后，又以异国咒语祈愿。然后——

“噢。”

“哇。”

白龙和丹龙惊叫出声。

躺卧在洞里的陶俑，四肢突然开始震颤，动起来了。

黄鹤的异国咒语不停念诵着。

四尊陶俑笨拙地碰撞、倾跌，并各自爬起，手扶洞缘，屡仆屡起，直到爬出洞外。

---

1 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 为祆教创始人，阿胡拉·马兹达 (Ahura Mazda, 又作Ohrmazd)、阿塔尔 (Atar, 又作Ateš)、米斯拉 (Mithra)、巫路斯拉迦那 (Verethraghna) 等均为该教诸神。

此刻，四尊陶俑正并排在黄鹤面前。

渐沉于地平线上的殷红夕阳，正映照在四尊陶俑上。

黄鹤笑出声来，低声却充满欢愉：

“十年了。只要十年就能动。正如我所预料。这四尊仿造的假俑，果然成功聚集此地咒力于一身——”

黄鹤得意地放声大笑。

“塑造假俑时，我把自己的头发掺在泥土里，再混入指甲。要是再埋个十年，这些假俑就会像真人一样行动了吧。回答我，大地之子、吾儿啊，给予你们生命，你们高兴吧——”

四尊陶俑从唇边发出呼气声。

咻——

咻——

咻——

咻——

到底是主动回答的内心话，还是黄鹤施法让他们回答的，谁也不知道。

不过，这四尊陶俑会动，还能自行爬出洞外，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夕阳沉落之前，黄鹤命令四尊陶俑再下洞躺着。

陶俑爬回去之前，洞穴已经被弄得浅些了。

“下回得让它们自行爬出洞外，所以不能挖得太深。它们横躺下来之后，上面的泥土不要盖得太重。”

就这样，地洞又给填埋回去了。

埋好时，星辰已在暗空闪烁着。

“白龙、丹龙啊。早晚它们会派上用场的。”

“是。”

“是。”

白龙和丹龙，朝着黄鹤颌首。

星空下，三人好整以暇地跨步离去。

### 【三】

房内静谧无声。

灯火暗淡得仿佛即将熄灭一般，房内充满冷冽的夜气。

“如今知道这件事的，除了我，就只有白龙了。”

空海深深吸了一口黑暗中的冷空气说道：

“那么，丹翁大师，徐文强棉花田出土的兵俑，全是白龙干的？”

“嗯。”丹翁颌首默认。

“那，关于刘云樵家妖猫的事也……”

“恐怕是——”

“到底为了什么，白龙要做出那样的事——”

“……”

丹翁没开口回答。他紧闭嘴唇，似乎在思索着某事。

空海望着丹翁，等待他的回应。

“太多令人不解的事了……”丹翁低声喃喃自语。

“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悠悠岁月，过去太久了。玄宗、高力士、晁衡、黄鹤、白龙，以及——”丹翁顿口，闭上双眼，方才感慨万千



地说：

“贵妃……”

接着，丹翁睁开双眼道：

“不过，也有已经知晓的事。”

“……”

“我可以断然肯定一件事……”

“什么事？”

“那是白龙为了引我出来的手段。”

“白龙的手段？”

“倘使秦始皇骊山陵附近出现了兵俑，那俑还会动的话，这消息必然会传到我的耳里。白龙大概认为，只要消息传出，我就一定会现身。”

“原来如此……”空海率直地叫出声：

“那，黄鹤道士呢？”

“别问我，空海——”

“……”

“那是我们的私事，也是秘密……”

“……”

“机缘一到，总有说出的一天吧。”

丹翁慢条斯理地站在房间中央。

“空海啊。今晚让你听到怀念的往事了。”

“是。”

“这是我和白龙的事。是我们之间必须解决的事……”

丹翁朝门口方向走去。